

人到老年不得不承認祇剩下「回憶」，因為，該記得的常記不住，想忘的卻忘不了。如今新冠肺炎肆虐，困守家園鬱悶難受，真不知要作何排遣寂寞。面對日漸老去的歲月，許多前塵往事撫今追昔，趁還未完全健忘之前，將浮生歲月裏的點點滴滴，因為沒有寫日記習慣留下資料輔佐，只能隨想隨寫不求併湊完整，不管拉雜瑣碎，祇讓他能留下一鱗半爪，不可算是回憶錄。

我平生沒有豐功偉業名成利就，對人處事懷抱腳踏實地，一切求其盡心而已。不過人生的許多際遇常有出人意表的結果，在滔滔濁世中，道不盡的悲歡離合，恩怨情仇，能將它真實紀錄下來，沒有歌功頌德或無病呻吟，純就將個人較為重要的經歷遭遇留下，讓後輩子孫有所認知，也算是沒有白白的走一遭。

我的人生可分三個階段來敘述：大陸、印尼、台灣。歷經戰爭、

和平、離亂、團圓的歲月，遍嘗孤獨徬徨，艱苦掙扎的煎熬，同樣也享盡骨肉親情、溫馨家園、親朋好友的慰藉扶持，許多酸甜苦辣點滴在心，感受深刻永難忘懷。

**大陸篇：**

### （一）童年成長 艱辛歷程

我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僑眷家庭，是著名僑鄉廣東省梅州市，梅州由於山多田少，物產不豐，生活貧困，居民多往外謀求發展，出南洋過番是多數人最佳選擇。

我家自祖父輩蘊珊公起便在遙遠的模里西斯經商，到父親添元公時則轉往印尼，終身僑居景色優美的茂物市，迄今已傳有四代子孫散居海內外。母親葉秀琴也僑居模里西斯，兩家有通家之好，祖籍在梅州三角地。他們在少年時被送回國內求學，在學業告一段落後成婚，原定計劃婚後便到印尼創業，卻因母親已有身孕不放心遠行，便留在家鄉待產，決

定父親單身先行。

我在1934年夏出生，因為父親是單傳，算是家中的長孫，家族親友們都欣喜萬分，慶幸傳宗接代後繼有人。在三歲時便準備和母親一起到印尼與父親團聚，結果很不幸，因日本侵華野心日益猖狂，造成時局動盪不安，那時交通工具主要靠海運輪船，飄洋過海深怕旅途不平靜，便決定由母親先行，暫時我與祖母二人留守家園。真是世事難料，不久中日戰爭終於爆發，造成與海外兩地交通音訊完全斷絕，長達八年彼此生死未卜，每天生活在朝不保夕，危難與思念交織中。

我老家祖厝位在梅縣下市攀桂坊雙魁第楊屋，是座傳統客家圍屋建築，面積寬廣，擁有四大房人口共居的大雜院，不過平日定居的多數是老弱婦孺，年輕力壯者多在外謀生，像我家就僅與祖母二人，這種現象在僑鄉家庭中

非常普遍毫不見怪。所以在我童年成長的歲月裏，是沒有與雙親共同一起生活的經驗，對母親印象不是很深刻，父親則從未謀面，僅憑長輩們口中描述或留下有限幾張相片中去探索瞭解一鱗半爪。

因此，祖母便成為唯一的依靠親人，在那年代是沒有所謂隔代教養問題，她老人家付出一切心力，無微不至的撫育照顧，卻從不愛溺放任，培養我獨立自主性格，個中艱辛非筆墨所能形容，點滴在心永生永世也無以回報。

我與祖父無緣謀面，祖母熊氏招妹雖未接受正規教育，由於長期在海外生活，晚年才回鄉定居，算是見過世面的人。她有許多才藝，譬如會說些法語，可與教會法籍修女交談。懂得許多傳統草藥，簡單的推拿按摩，常做些義務醫療服務，非常熱心樂於助人。在八年對日抗戰中，承受種種的壓力與苦難，許多僑眷家庭經濟幾乎依靠海外僑匯接濟，戰爭期間一切接濟斷絕，僅靠積蓄過活，時間一久若無豐厚財力或恆產，坐吃

山空則將面臨斷炊之虞。我家居住在梅城市區內，無田無地可耕種，更未經商謀生，祖母憑一己之力含辛茹苦，既要保護弱小孫兒的教養成長，又擔心海外兒媳子孫生死未卜的掛慮，真是度日如年艱苦煎熬。

## (二) 對日抗戰 動亂年代

在對日抗戰期間，家鄉梅縣地區很幸運未被日軍佔領，雖然曾有過幾次進犯，卻因山勢峻峭，河川灘險阻擋而難越雷池，最後因缺乏軍事價值而放棄，改採零星空襲騷擾而已。所以在抗日戰爭中，我僅有躲警報的經驗，還不致像其他地區同胞，直接遭受欺凌虐待，或家破人亡，或顛沛流離的苦難，卻親眼目睹戰爭帶來許多悲劇。

那時期四面八方淪陷區的政府機關、工商行號、難民傷兵等紛紛前來避難，梅縣一時成為畸形繁榮熱鬧的小後方。因大量擁入外來人口，茶樓酒肆、旅店賓館林立。戰亂帶給人們禍福難料，生命財產朝不保夕的悲觀想法，造成

「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只顧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逃難災民餓茅遍野自私自利的怪現狀，這只能埋怨戰亂帶來的禍害。

戰亂期間漫天烽火，大家在緊張的生活外，唯一關心的是前方戰情進展，所以報紙是主要新聞報導來源。那時我很幸運找到一份派報生工作，每天在上學前將固定客戶報紙送達外，還可沿途叫賣零售，額外賺取蠅頭小利，可以補貼祖孫二人生活費用。我因為每天大街小巷的奔跑，所以對梅城市街商店非常熟悉，處處都留下了足跡，人會因對環境熟悉而生情，情感越深則鄉愁越濃，至今已近九秩老翁，遠離家鄉多年仍然魂縈夢牽難以割捨，濃濃的鄉愁總是揮之不去。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皇明仁宣布無條件投降，我非常清楚牢記那天晚上的情景。因為家族中有人曾擔任過縣長，家裏裝有電話，他就住在隔壁房間。接到電話便大聲疾呼：日本鬼子投降了！一時之間讓人驚訝不敢置

信，然後要我們趕緊去告訴大家這個好消息。不久之後便陸續聽到各處的歡呼聲此起彼落，有許多人跑到戶外狂歡呼喊，因為是在晚上時刻，很可惜無法看清大家興奮激動表情。天亮之後才開始有爆竹聲響起，（在抗戰時梅城晚上戒嚴，不准放爆竹以免誤認爲槍砲聲），連續幾天不停，據說全城的爆竹都放完了。然後是慶祝抗戰勝利活動，我那時還在唸小學，也居然參加三天夜晚的火炬遊行，幾公里長不見首尾的火龍極為壯觀，印象深刻令人感動永難忘懷。

歷經八年苦難日子洗禮後，人們最迫切想要知道的是離散親人的信息，那時郵電通訊恢復緩慢，交通運輸更一票難求，真令人心急如焚坐立不安。幸得依靠平日擔任僑鄉信差的水客們，在半年後帶來海外全家平安天大消息，尤其令祖母欣喜萬分安慰的是多添加了一個孫女和四個孫子。同樣的，父母得知我們祖孫二人，在無依無靠的亂世裏，居然還能

夠苟全活命，咸信是祖上積德老天爺的庇佑。  
（待續）

### 獨酌 鄭錦興

窗外原上草  
喬木周邊合  
席地染雲霄  
好景不常持  
行樂更何時  
開飲入遙夜  
人生幾回醉

### 熱情歡迎新生力軍

今年雖在疫情中，在會員盛情邀請及推薦下，還是有新會員陸續加入協會，分別是：

何立心女士、楊果毅先生、林松滿先生、黃文祥先生、吳俊民先生、張建勝先生、張惠娜女士、李佩芬女士、熊棟昌先生、葉真甄女士、林成泰先生、郭應宏先生等十二位，讓我們熱烈歡迎他們加入印尼歸僑的大家庭。也誠心期望在各位會員的引

導下，將子女兒孫輩慢慢帶入協會，會員間的熱絡互動下，也或許對工作或未來不同發展，開拓出一片新天地。而協會也會朝氣蓬勃，日益茁壯。大家一起來努力吧！

### 銘謝啟事

感謝會員及同僑一一〇年熱心捐款及物資，本會特此申謝！

陳萬安	5,000
郭禮榮	4,000
蔡驟強	3,790 (稿費捐回)
方甘棠	3,000
周貴階	2,000
李世模	2,000
古天聲	2,000
鍾春文	1,000
黃碧玉	1,000
曾瑞嬌	1,000
陳怡楓	800
鄭錦興	900 (稿費捐回)
黃興華	600
童鳳鳴	500
羅明志	座椅 6 張
金翠萍	防疫額溫槍、紫外線殺菌噴槍、電動酒精噴槍、防疫面罩